

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二年。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余玠斃。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目為廉孟子。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

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內大安。

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言動必揆諸義。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兩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以丁大全爲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閭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潘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

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

霄宮

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四年。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

丙辰

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丁大全遂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大學。生陳宜中等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

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衰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

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陽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頃更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

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未幾以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行。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

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賈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午戊

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軍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六年。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沿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蒙古主蒙哥入劔門。陷鷲頂堡諸城。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使其將急攻取之。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鷺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璫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璫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

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七

起宋理宗開慶元年
至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為京湖廣南四川宣撫大使

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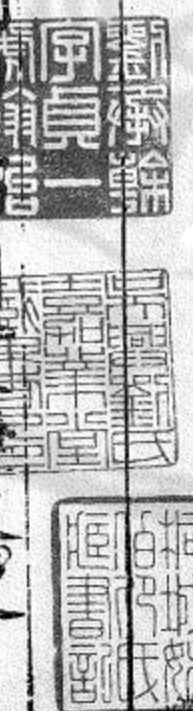
閱武場蒙古主直抵合州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

會師圍之

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

未已



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歲。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構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尋渡江，遂圍鄂州。

忽必烈悉兵渡淮，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忽必烈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

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

兀桂瞠目叱罵。遂死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

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命炎等與祠鑄。

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吏。蒙古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焉。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呂文德諂事似道。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類草坪。獲之。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

通鑑纂要卷之七
四
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類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因召羣臣議事。

郝經曰。今國內空虛。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和林。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朝

庚申

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眾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高麗王暉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僖為王。

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

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

文虎尚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庶訪。其牧民則有路

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熒惑入南斗。

立忠王禕為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尋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

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帝聞有北使。謂宰相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

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臣等謹按宋至理宗。疆敵甚張。國勢益削。氣息奄奄。苟活旦暮。兢業自守。猶懼不免。而賈似道當國。敵至則乞和。使來則拘之。敵主誤朝。一至于此。彼之興師有名。我之自治無策。人謀不臧。國事遂去。豈得獨諉諸天數乎哉。

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

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蒙古

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
釋教。

二年。詔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闡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
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
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
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
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
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
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

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
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
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
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
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
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

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時賈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

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譏一時閹臣。且怨士璧嘗

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三年。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

臨安饑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

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

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傳檄列郡。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未幾璫引麾下還攻益都。入之。遂復淄州。

蒙古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璫。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朝廷聞璫受圍。遣青陽夢炎帥

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為安南王

陳日熒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來告。詔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熒為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

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使 蒙古陷濟南。李璫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

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璫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璫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璫自是不復得出。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

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蒙古主以董文炳為經畧使。

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

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四年。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先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

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斌。張晞顏。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

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炎、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疆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

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更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劾劾之。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買權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然可以利誘。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為請於朝。開權場於

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五年蒙古至

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

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硤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

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見。由是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賁摺摭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楊棟免

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

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大赦。

帝在位四十年。年六十一歲。太子禛即位。尊皇后

曰皇太后。上尊號曰聖。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而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于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不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皇帝 咸淳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
不名。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
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乃
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
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
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之言。歲終以考
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諫。言者悉置。庸懦易制
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及州縣小

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參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
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
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
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

恢。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
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三年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没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顏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三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偏有險有易。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

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況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

者馬。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以脩身為本。

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其四曰。農桑學校。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

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侂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即求去。

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葉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

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

四年。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五年。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又鑿河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

辰戊

巳

大築城包之。募流民二萬餘人實之。號武銳軍。修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事。不待報而去。

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

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築長圍。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懸巨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更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聞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

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六年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謹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

通鑑纂要卷之七
二十
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阿合馬爲人多知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是竒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悞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

通鑑卷之七
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
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揚大年故事。亟求解
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
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
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堂。延
羽流。塑已像其中。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
敢窺其第者。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

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
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
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
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
于史天澤築萬山。自是襄樊道絕。

七年

是年十一月蒙古
改國號曰元

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犯其前鋒。文虎逆戰不利。乘夜遁去。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

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八年元罷尚書省

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

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

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碎。易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貴與戰而困。且

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廷鸞罷

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閭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賈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

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庶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九年。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劬。阿朮以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阿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

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樊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

勢似道不以上聞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

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太子。

李庭芝免。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寬俞興子大忠于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

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
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
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
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元許衡乞罷。許之。

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
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
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
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
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十年。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
墳擬山陵。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

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
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
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于嘉國。公炤即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在位十年。

崩年五十三歲。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
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
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
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
手權姦。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是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是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能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
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
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
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
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
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
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
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
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
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

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游。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

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懼趨淮西。

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

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與阿木帥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伯顏薄郢州。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新郢在漢南。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

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王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以陸秀夫參議准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燭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燭固辭不許。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

伯顏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伯顏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

登沙洲。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

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伯顏遂渡江。與阿朮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

失。鄂勢遂孤。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命阿里海涯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

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李庭芝遣兵入援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八

起宋帝顯德祐元年
至帝曷祥興二年

帝 顯德祐元年。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請募兵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

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至是整攻無為軍。不克。聞之入煥入鄂。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破以憤死於無為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請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遣。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苦曰。吾得天助也。乃出師。次于蕪湖。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七下。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立禦元。

賈似道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

伯顏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盡面議也。似道不答。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瞪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入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死。

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

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鈺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伯顏以步騎左右撿之。殺溺死者不

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虎臣至。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

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王太傅益國

公謚文忠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年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二千人勤王。

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

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王太傅益國

公謚文忠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二千人勤王。

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

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燭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燭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

復吳潛尚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公羽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道。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應逆道。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世世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使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伯顏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

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擊之。世傑敗走。乃屈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逆之于三里溝。敗之。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噓聲震地。才軍遂潰。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

基少師事黃幹。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從基游。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臺諫請命大臣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以王燭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燭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燭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閑也。乃以燭平章軍國重事。宜中夢炎並相。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燭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䟽。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

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詩。

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

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修剛勁。不阿權勢。

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以李希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于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

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遣。毋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御示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相陰。益陽諸縣。城中守。

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妻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脅殺之。陳宜

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軍為三道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召文天祥入衛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

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

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嵩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嵩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嵩死。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左丞相留夢炎遁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

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

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襄然為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為嵇聳所殺。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

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

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

端明殿學士。謚忠節。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楫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

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昷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元伯顏軍阜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阜亭山。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擣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此詔為解。

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名。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温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

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軍。軍洪福死之。

阿朮進攻廬州。夏貴舉所部納款于元。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集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便其子。注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諭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泚殺福子大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金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

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有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澥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

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

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西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爨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以去。澣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賈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

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聞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以秀夫與擇為福建察訪使。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

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釐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葛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

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為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進封廣王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詔江西制置使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澆募兵于温州。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貨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唆都連戰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

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
開府南劍州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
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
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
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
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
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
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

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海阿朮請元主
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
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
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
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壁下招降會
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
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
被執阿朮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遂之。孟錦登舟。矢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曾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堅力戰禦之。

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會元取廣西。既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

通鑑卷之六十八
三十
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夾攻。既。既。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既。發弩射之。攻三月。既。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釋等逆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與釋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

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元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既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里海涯為書許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

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暨閉內城城守。又破之。暨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汀守黃去疾 景炎二年。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父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張世傑復朝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未幾。世傑攻泉州不克。蒲壽庚間道求救于唆都。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

恒猝至。遣兵戰不利。時鄒淵聚兵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創被體而死。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趙時賞坐有與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汭鄒淵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

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帝遷潮州之淺灣。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高死之。

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三十五
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元將劉深龍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

元劉深龍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二年

五月帝昺
祥興元年

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被執。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帝遷碭洲

會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在位三年。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

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迷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張世傑

通鑑纂要卷八十八
二十七
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升廣州為祥興府。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庶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子恒副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崖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質十二等咸應之。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之。烈良等皆戰死。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

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元張弘範龍衣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

屬被俘者悉還之。

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

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唐珏獨痛憤。乃貸家具行貨。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方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陟以下。隨號收殮。眾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帝昺

祥興二年

是歲宋亡

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乘舟入海。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旋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弘範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

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

春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屋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乃先驅其妻子。

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血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仁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臣等謹按宋祖之得國。去五代無幾。然敦尚儒

術。罷諸將就第。以文臣知州。作為誓約。藏諸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忠厚仁義之風。高出漢唐之上。規摹可謂遠矣。太宗崇建館閣。購求圖書。文物之盛。蔚然可觀。但傳授盟渝。骨肉恩薄。後世不能無議。真宗委信賢臣。攘却強敵。其功偉矣。而禱祠封禪。次第舉行。君臣之間。共為欺誕。足為盛治之累。仁宗恭儉慈仁。得之天性。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方之漢室。其孝文之流歟。英宗入繼大統。雖以疾弗克終。而能推誠輔佐。

可謂不負所託。神宗憤國勢之不振，銳意更新。而王安石學術偏僻，用乖其方。宋始多事，哲宗以幼冲嗣位，上有太皇太后，下有司馬呂范之賢，罷廢新法，舉用舊人。元祐之治，廢幾仁宗。而小人復用，假託紹述以售其私。徽宗恃其小智，窮極奢慾，諸凡可以亡國者，皆兼有焉。而又斥逐忠良，保護姦兒，招納叛亡，橫挑強虜。於是宗祧失守，倉皇內禪。欽宗當危迫之勢，無撥亂之才。父子為虜，不亦悲哉！高宗南渡，圖存於亡。前則惑於汪黃而黜李綱，後則制於秦檜而殺岳

飛。忘親事讎，稱臣割地，偷安一隅，無足道者。孝宗銳意恢復，遭值敵國平治，無釁可乘。然力行三年之喪，使先王之典墜而復舉，足稱為孝。光宗受制宮闈，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于父，下不能顯傳其子。寧宗禁錮善類，委政權臣，輕啓兵端。國體益削，理宗德史彌遠之立已終身，信任其滅殘金，雖足以雪祖宗之恥，然新敵方張，自治無策。連歲交兵，境土日蹙，宋至是無可為矣。然能尊崇義理之學，君子亦有取焉。度宗荒于酒色，拱手權姦，亡國不于其身，幸亦甚矣。少帝

北行。家國為墟。忠臣義士。猶奉二王。崎嶇播越。於嶺海之間。以冀萬一。事雖無成。其志亦可悲已。及運移物改。視死如歸。雖以學校窮約之士。行伍麤悍之材。閨門孱弱之資。亦多自盡其心。有死無貳。則漢唐之所無者。非其祖宗德澤之厚。教化之明。亦何以致是哉。嗚呼。後之有天下者。其可謂養士為無用。德教為不急之務也哉。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

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虜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

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九

起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至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新編
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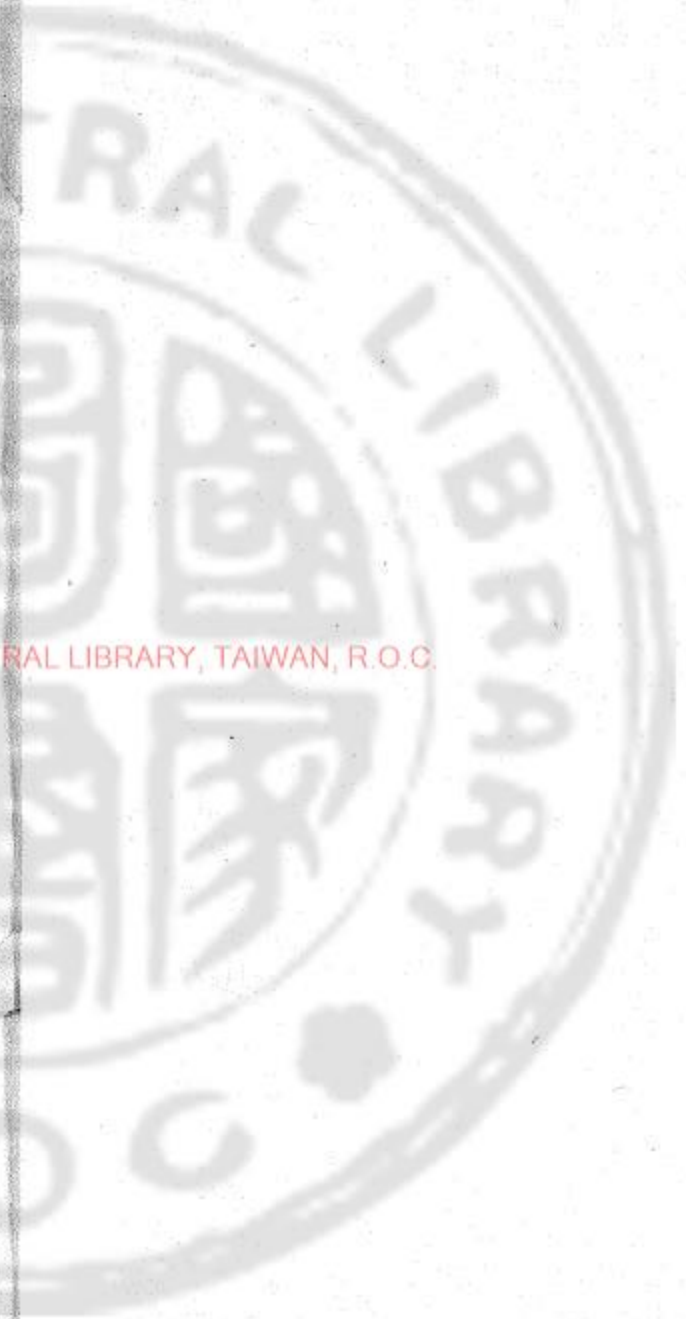
嘉慶
年

桐城
縣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
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
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
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
流奔轆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
朶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

庚辰



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
至闕。即及闕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
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
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
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
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
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
有二折焉。

以郝禎耿仁為左丞

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

培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
者。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
管。以便侍養。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謚文獻

行授時曆

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曆。此因劉宋之曆。微加增
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

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編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

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伯顏曰。廉公宰相。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

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

崔斌

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及擅易命官。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十八年。皇后弘吉刺氏崩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

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

許衡卒

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

正

虞氏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孔子之書。伏讀而

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社。信者之道不廢。衛實啓之。

以甕吉刺帶為右丞相。阿合馬為左丞相。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

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觶張九思皆宿衛官中。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觶

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觶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

王氏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雍吉刺帶罷。以和禮霍孫為右丞相。

和禮霍孫入相。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

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李羅。

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殮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并誅其子。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為參知政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唱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

通鑑纂要卷八十九 六
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復以耶律鑄為左丞相。

明年以罪免。

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叢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叢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

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

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許氏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容城人。天資絕人。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

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崔彥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從之。

始海運。

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

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二十年立弘吉刺氏為皇后

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

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

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

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彥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二十一年。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

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為右丞相。世榮為右丞。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

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歲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

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

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立規措所。

盧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污濫黜之。臣

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復以甕吉刺帶為左丞相。

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左司郎中周賡。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

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剗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掇之。

太子真金卒。

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輒潛遣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

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二十三年。罷鬻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筭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遂奏罷之。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成丙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三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遣湖廣右丞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特遣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東木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

請鈞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東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東木連姻。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

免左丞相甕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

總制院使桑哥。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

退。桑哥咸與聞焉。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亥丁

二十四年。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

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行至元鈔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

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左丞相阿木卒。

二十五年。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

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暉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徃徃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

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刎于舟中。宣忠義節操。

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諡忠憲。

置徵理司。遣使鈎考諸路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

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遒。王恂。雷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

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桑哥愈恨之。目撫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

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埽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对。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至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

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彛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

庚

二十七年。地大震。救天下

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

弭。帝從之

安童罷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卯辛

二十八年。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灤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

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召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澤

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桑哥同事亦坐免。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尋踣桑哥輔政碑。

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

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

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桑哥伏誅

崔彥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賸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皆伏誅。後以御史臺言。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黨比桑哥。恣為不法。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

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卒併誅之。

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燂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蠲瀛國公田租

先是遣瀛國公學佛于吐蕃。至是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

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甃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通。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燭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

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我。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燁懼。卒不至。

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時以立道既還。日燁不至。復遣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徃徵之。

三十年。右丞相安童卒

劉因卒

延祐中。謚文靖

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

先是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授皇孫鐵

木耳以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王昔帖木耳輔行。召伯顏居大同。皇孫舉酒錢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燔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徃復者三。卒後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燔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燔辯論書。帝大悅。廷臣以日燔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復議伐之。

彗出紫微垣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在位三十五年。年八十歲。廟號世祖。

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

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曰。官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不忽木罷為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不忽木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伯顏深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

起元成宗元貞元年
至文宗天曆二年

宋乙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事。

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大德元年。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

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彥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戊

二年。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三年。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多采用之。

以哈刺哈孫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刺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閻闕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四年。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壁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

庚子

紀

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厯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丑年

五年。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却。

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

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

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燒焚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也速解兒等率師分

道並進，次第平之。

卯癸

七年，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躁趣之，賊大敗，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亂，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
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
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
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
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
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
安。

右丞相完澤卒

以哈刺哈孫為右丞相。阿忽台為左丞相。

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
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
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
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
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
臣及中官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
天祥亦上書極陳時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
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
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八年復伯顏等官以阿里為平章政事

先是伯顏迷兒火者梁德珪八都馬辛等俱以受朱清張瑄賂事敗謫戍遠邊段貞阿里渾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至是復伯顏等官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賂謫戍遠方道路相慶芳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况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立海山為懷寧王

九年立子德壽為太子尋卒

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

答剌麻八剌次子海山母弟也

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成宗在位十三年年四十三歲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

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荅歸於上都。

哈剌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

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振袖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刺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

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覲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通鑑卷之九十一
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勲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僕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

我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黷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歸為我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得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遂即位。以塔刺海為左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

平章政事

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太子

封禿剌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為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舉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嘗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孫至鎮。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

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以塔剌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

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

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徵處士蕭鵬為太子右諭德

鵬。陝西奉元人。力學三十年。不求進。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

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壁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索引壁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以塔思不花為右丞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近侍官屬及內外諸

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為左丞相。

二年。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巖叟知政事。

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

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保八為右丞。王巖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

英宗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姦黨畏誅。遂搆大變。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赦。

也。孫鐵木兒，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

弒。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晉王。遂立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

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

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詔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等寃。

御史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請詔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以倒刺沙為左丞相。

泰定皇帝

泰定元年。召圖帖睦爾于瓊州。

開經筵。

子甲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命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瑄。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八不罕氏。

立子阿速吉八為太子。

大風地震。

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為梁王。

尋命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又徙于江陵。

二年以塔失鐵木兒為右丞相
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見西蕃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赦

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烏伯都刺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衆聞本言相視歎息明日宣詔本遂稱疾不出

致和元年

致和元年 睦爾天曆元年

秋七月。帝崩于上都。

帝崩。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在位五年。年三十六歲。

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初。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琜。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皇后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

兒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其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官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剌。御史臺臣鐵木哥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為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為平章。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

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命乃馬台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顏殺參知政事脫不臺。

圖帖睦爾發江陵遣使以伯顏為河南左丞相。

燕帖木兒遣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

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

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繫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疎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

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右丞相。知樞密院。加白頭大尉。

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初王禪等兵次榆林。燕帖木兒拒之。王禪兵稍却。時圖帖睦爾復令燕帖木兒禦遼東兵。王禪兵遂破居庸關。燕帖木兒聞之。還軍逆戰。王禪兵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至是齊王月魯帖木兒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趣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遇害。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

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等於京師。皆棄市。王禪既遁。圖帖睦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

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天曆二年。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之北。

圖帖睦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圖帖睦爾立其妃弘吉刺氏為皇后。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周王以燕帖木兒為太師。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上周王。於是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燕帖木兒見周王。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八兒禿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

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關矢。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畫出

賑饑。每一念至。即拊膺慟哭。竟得疾而卒。關中之民。如失父母。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廟號明宗。

胡氏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

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帖睦爾以伯顏為左丞相。

圖帖睦爾復襲位于上都。大赦。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榮趙延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

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
詔脩經世大典

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准
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

歷代通鑑纂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午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一

起元文宗至順元年
至順帝至正十二年

文宗皇帝至順元年立明宗和里牙璘質班為郕王

以伯顏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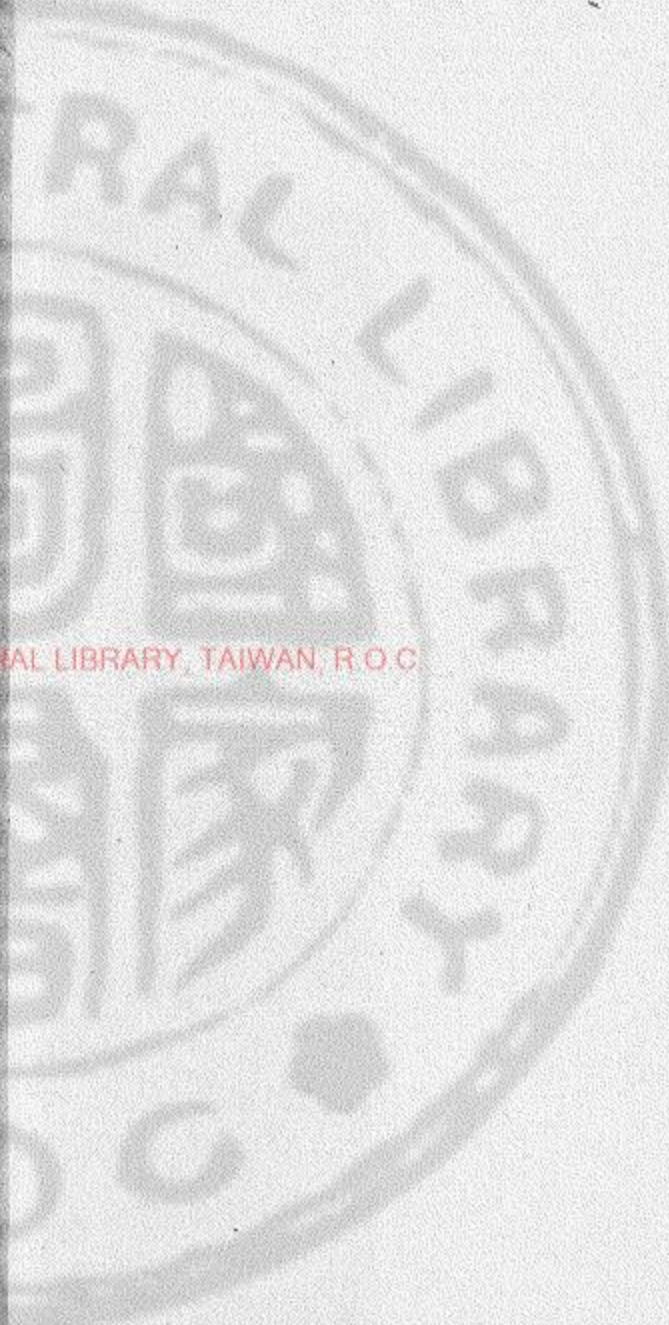
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

治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

事左丞相其勿復置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

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堯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近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顧洛國公。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衮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位列七十二子下。

二年。翰林學士吳澄卒。

未辛

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封伯顏為浚寧王。

詔皇太子古剌荅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更名燕帖古思。

三年。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從之。

申壬

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秋八月。帝崩于上都

廟號文宗。在位五年。年二十九歲

廊王懿璘質班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燕帖木兒請皇后

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時年甫七歲。百
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郿王薨。

廟號寧宗。

王氏禱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
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
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
畏哉。

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安懼帖睦爾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為

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
來的。生安懼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
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
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郿王薨。燕帖木兒復請
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
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
里吉思往迎之。

四年

順帝元年

燕帖木兒死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至是死。

酉癸

安懼帖睦爾即位于上都

初安懼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安懼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文宗故事。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立皇后伯牙吾氏

后。燕帖木兒之女。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引薦其鄉人龔伯璠。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

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順帝元統二年。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天雨毛。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撒敦罷復以為左丞相。

命撒敦仍商量中書省事。唐其勢為左丞相。既而唐其勢辭不拜。遂復命撒敦為之。尋卒。

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書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衆。

至元元年。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

乙亥

甲戌

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僮有銜檠之變。太宗廟社稷何遂止。

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唐其勢反伏誅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鄰王撒撒禿發其謀。六月晦。

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從之。

詔罷科舉

徹里帖木兒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有壬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唐其勢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

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議加禮典。至是尊以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三年。帝畋于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幣。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等兵起。

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眾。反於信陽州。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旗幟。宣敕金印獻之。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定服色器皿與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

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立皇后弘吉刺氏。

彗星見

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皆溢。
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
各室牆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牀。凡六日
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金華處士許謙卒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
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
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
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
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不出里閭垂四十年。
中外名戶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
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
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
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
時云。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五年。詔以伯顏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金符。

伯顏矯詔殺郟王徹徹篤。

伯顏搆陷郟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六年。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

庚辰

卯巳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

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

魯等合謀。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聽命。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以馬扎兒台為太師。右丞相塔失海牙為太傅。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為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為平章政

事。朕脫知樞密院事。

尋詔封馬扎兒台為忠王。固辭不受。許之。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

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憐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

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

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嬪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馬扎兒台罷。以脫脫為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為左丞相。

詔復行科舉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詔復行之。

至正元年。帝如上都

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

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

庶允公論

湖廣。燕。南。山東。兵起

湖廣道州民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丙尋稱順天王。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二年。開金口河

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牌。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年。遼陽吾者野人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
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
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
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
之遼金宋各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
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
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
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
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
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
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修
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
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
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四年脫脫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

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